

《宁郡地輿图》局部，冷静街一带。

冷静街，街如其名

一铲文摄

宁波老城厢，很少有这么大白话的街名。一个形容词，直接就做了名字，未免显得随意。

但冷静街实实在在是条老街。嘉靖《宁波府志》就有记载，《宁郡地輿图》标注明显。不长不短的横街，东起采莲桥，西至仓桥头，存在数百年。

冷静街一带旧属宁波南城，靠近月湖，宅第林立，而且都是高宅深院，很有些闹中取静的意思。一直到2000年，这里还留着不少“大宅门”。

这些宅门今天是不见了，无论多显赫的家族，俱化尘烟。走在冷静街，迎接你的只有两旁蔽天翳日的大树，撒下一片阴凉，把这条街衬得又“冷”又“静”。

消失的相府

凡见到路牌的人，很少有对这条街的来历不好奇的。

一位1949年出生、名叫方芳的老人曾经向调查者讲过这么一个版本。说是明朝时，宰相余有丁在今仓基街、白果巷一带建造了一座府第。这座府第有前、中、后三进，气势十分恢弘，宁波人称之为“宰相府”。在其周围，还居住着其他几户有名望的大官，这一带自然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。

而相府的后门，原名“官衙弄”，是一条老百姓经常会走过的路。余家唯恐夜间从后门经过的百姓鱼龙混杂，妨碍相府安全，便贴出告示，只准百姓白天在后门的路上通行，天黑之后则严禁通过。对此，百姓虽有不满，但迫于相府权势无可奈何。渐渐地，相府后门便少有人路过，与正门的热闹形成对比，故改称“冷静街”。

在周时奋笔下，故事的主人变成了沈一贯。这位沈阁老亦是余相同时代人，家也住冷静街。周时奋给出的版本是，沈阁老退休在家，喜欢看戏，冷静街是旧时地方官从南水门进城到府衙的必经之路，敲敲打打妨碍大伙听戏。人们撺掇沈阁老去说，能不能不要在门口鸣锣。地方官听了话，真就改道而行，冷静街从此“冷静”了。

这两个故事，显然都包含不少民间想象力，取其共同点，大约都是百姓对权力赫赫威严的一种规避，“惹不起、躲得起”。也反过来证明，冷静街一带确实是聚集着一些大户人家的。

《四明谈助》载，“余相国第”在县治南藕尾漕，大门上旧有“天朝师相”直额。1846年左右绘成的《宁郡地輿图》仍标“天朝师相”字，对判断余相府的位置很有帮助。没错，该府大门朝藕尾漕（图上标“牛尾漕”，方言同音），后门对冷静街，与民间传说悄然对应。

不过，这个“锅”给沈阁老背也不冤枉。文载，“沈相国第二府”也在采莲桥西，宅后“通冷静街”。坊间传言，余、沈两家还曾通婚，本是一家人，那就更不委屈了。



今日冷静街树木参天。

高门日沦丧

其实，一直到1914年民国地图里，“天朝四相”（“师相”的讹误）名字还非常坚挺地存在。不过那时候，大家对相府的记忆想是模糊了，不然也不至于写个错别字。

令人叹惋的也不止相府。在它们前后，还有过好几座著名府第。早期比如宋代，就存在于此的“薛氏义门”。

史学家全祖望《鲒埼亭集》里曾经对这个家族有过一些考证。嘉靖《宁波府志》载：“‘薛氏义门’在县治南一里冷静街，元提举薛明道所居，内有宋建义门祠堂一所，至今尚存。”有人问全祖望，嘉靖志只说元代薛明道住在这里，在他之前没有薛氏住这吗？全祖望回答说，不是这样的，薛氏最早的房子在县东南张村，但北宋薛朋龟那会就已在冷静街这里另立了新居。

这位薛朋龟实为妙人，系徽宗时进士，致仕后在本地结社，跟王珩、蒋璇、顾文、汪思温四个年纪、官职都差不多的人并称“四明五老”。晚年唱和时，几个人都七十多岁，“最为盛事”。

在他之后，薛氏一族好几代人都有出息。薛朋龟儿子薛居实官至淮安安抚使、孙子薛扬祖为刑部郎中，入元后还有薛明道做了提举。《四明谈助》里列举薛氏后人显赫者达十几人，无愧“高门”之谓。

不过，哪怕这样一个煊赫家族，在全祖望的时候已经“而今并销沉，高门日沦丧”了。全祖望在《薛氏义门》诗里，感慨了这个家族的前世今生。

冷静街住过的名人还有，明代礼部侍郎黄宗明，宅名“黄侍郎第”，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有过一篇关于他学术观点的记录；明代广西按察副使葛仁美的“葛观察第”在薛氏义门东，《宁郡地輿图》“冷静街”南仍有其名。

《宁郡地輿图》“观察第”南、“天朝师相”东，还有一处名叫“范氏宗祠”的所在。比照《四明谈助》，应为宋理宗名臣、工部尚书范公楷祠。传南湖范氏及附近三凤坊范氏都是他的后人。

而今，无论薛氏、范式、黄氏、葛氏，均消散在历史烟云中。王孙旧宅，被高大的写字楼、住宅小区覆盖。人们再不用害怕惊了谁家宅院，可以放心大胆地走在冷静街上了。

民间的哀乐

大约到晚清，冷静街不再为高门大户独占，而有了民间的气息。检索《申报》宁波史料，好几则信息，记录的都是普通百姓家的哀乐。

1881年7月27日《申报》有则消息题名“驰马伤孩”。说宁波冷静街小木作有一10岁幼孩，早晨在门外嬉戏，背后突然有一个人骑马疾驰而至，儿童避让不及，当场毙命。而那位逞凶者竟未停留，扬长而去，路人无不为此咬牙切齿。

还有一则，是次年发生在冷静街弄口乾泰磨坊的事情。说的是磨坊主问人借钱却无力偿还，债主体谅他的家境，愿意自动减少债款。不料欠款人却十分无赖，撒泼打滚不说，竟然在老江桥上跃江自尽。死者家属到处哭丧，说死者是被逼致死，要问债主索命。知道前因后果的邻里出来指证，死者家属竟然把邻居家一井闹翻，搅得四方不宁，让地保也不知如何是好。

如此人情故事，今日看来，依旧鲜活，不无借鉴意义。

时间再往后走，前面提到过的冷静街“三凤坊范氏”出了一个后人，叫范贤方。此人相貌魁梧，性情豪爽，与人相处直言无讳，哪怕有所争执，事过之后也不计嫌怨。1906年，他被宁波地方官推荐到日本学习法政，接受革命思想。宁波辛亥革命时，做出重要贡献，人称“范大炮”。后期，此人还当过“浙江司法筹备处处长”、“国法院院长”。1917年病逝于任所。

《申报》最后一次关于冷静街富贵之家的报道，是1929年4月16日上午6时，富绅林明卿家发生火灾。起火点在西书房书架，水龙队竭力抢救，仅保住前后宅，中宅全毁，“连同器具衣饰书画损失，在四万金左右”。



冷静街旧日街景，摄于2003年左右。出自《最后的遗存——宁波市老城区文物与传统类建筑掠影》。

投稿E-mail: jiz@cnnb.com.cn